

敦煌學

第六輯

敦煌學會編印

STUDIES ON TUN-HUANG

VOLUME VI

Association of the Studies on Tun-Huang

Hwa Kang, Taipei, Taiwan 1983

龍龕手鑑與寫本刻本之關係

潘 重 規

書籍的形成，不外抄寫和刻印二種，故寫本與刻本成爲版本學上兩大類別。晚清張之洞教人讀書宜求善本，並且爲善本下了清楚的定義。他說：「讀書宜求善本。善本非紙白板新之謂，謂其爲前輩通人用古刻數本精校細勘付刊，不譌不闕之本也。善本之義有三：一、足本，卽非節本，非改本也；二、精本，卽精校本、精注本也；三舊本，卽舊刻本、舊鈔本也。」刻本要舊刻，寫本要舊抄，刻本在後，寫本居先，故寫本更受學人的重視。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有元明清各代舊抄本達三千五百部之多，眞稱得上是琳琅滿目。但是現存更早期的抄本，還是要數到敦煌石室的卷子。現在先談敦煌寫本，然後再說明龍龕手鑑和寫本刻本的關係。

一、敦煌寫本文字的困擾

敦煌石室闕藏千年之久的文書，自清末發現以後，分散在英、法、德、俄、日本，以及本國所藏，總計不下四萬卷。寫本上起東晉，下訖宋初，亘五六百年之久，其內容弘富，提供了佛、道、摩尼、景教、儒家經典、史地、文學、語文、社會、經濟、法律、政治、天算、兵技、醫藥、繪畫、音樂、舞蹈多方面的重要資料，價值之高，無法評估。但這些卷子的手寫文字，和後世的書寫習慣出入極大，尤其是晚唐五代時的寫本，滿紙都是訛俗文字。但是訛俗的文字，又自有它的條理和系統。如果不仔細觀察，擅作主張，便會陷於錯誤之中而不自覺。例如精研甲骨鐘鼎石刻以及敦煌寫本的羅振玉先生，他在龍龕手鑑跋中說：「考𡗗字從外生，肱斷其文，當是甥字別體，此注音外，疑未必然。」龍龕手鑑的𡗗字，也見於敦煌寫本，斯三二八卷伍子胥變文：「子胥有兩個𡗗甥」，伯二七九四卷作「子胥有兩個甥甥」；敦煌變文集搜神記中村不折藏本：「知是甥甥」，伯五五四五卷作「知是外甥，可見「𡗗」、「甥」都是「外」的俗寫。因與甥連文，偏旁連類或加生作𡗗，或加男作甥，龍龕手鑑是據寫本編成，音外是對的，羅氏肱斷卻錯了。所以閱讀敦煌寫本，最難克服的便是文字的障礙。據我歷年讀敦煌寫本的經驗，簡括說來，有字形無定、偏旁無定、繁簡無定等等的

現象，現在分別加以說明：

(一)字形無定 敦煌卷子俗寫，字形往往混淆：如人、入不分，雨、兩不分，瓦、凡不分，門、鬥不分，瓜、爪不分，商、啇不分。故巴黎伯二五二九號毛詩殘卷：「髮彼兩鬚」，寫成「髮彼雨鬚」；伯三五三二號新羅惠超往五天國傳：「兩人共娶一妻」，寫成「雨人共娶一妻」。由於雨、兩不分，又產生了從雨從隻的霍字。列寧格勒藏雙恩記，雙寫作霍，從雨從隻，實即從兩從隻，兩隻故爲一雙。敦煌寫本中這一類寫法，不勝枚舉，如果不能辨認，那就不能讀通敦煌寫本的作品。

(二)偏旁無定 敦煌寫本，偏旁的寫法，極爲混亂。如イ、彳不分，故彼作佞，征作征，徑作徑，待作侍，脩作脩；シ、ソ不分，故恣作恣，凝作凝，憑作憑，況作況；日、目不分，故暇作暇，昕作昕；巾、巾不分，故幌作悅，帷作惟；艸、竹不分，故簡作簡，篤作薦；日、田不分，故香作番；兮、分不分，故盼作盼；予、矛不分，故茅作茅；干、于不分，故訐作訐，白、自不分，故飯作飯；木、才不分，故樓作樓，標作標；衣、示不分，故初作初，補作補。瓜、爪不分，故瓢作瓢，瓠作瓠。以上所舉，如暇作暇、初作初之類，讀者還可以猜測出來，至於帷字作惟，幌字作悅，便極容易引起誤會。而且敦煌俗寫文字任意增加偏旁，如果園加草頭作菓園之類。甚至兩字連文，也連類添加，如前舉外甥寫成姓甥、甥甥，以及嬰孩寫成嬰孩、嬰孩，水病寫成痰病，腸胃寫成腸胃，錫杖寫成錫杖，扁鵲寫成鷓鴣，結跏寫成跏跏，蒿里寫成蒿里，號咷寫成號咷，豺狼寫成豺狼。這種特殊的寫法，不明白他的習慣，便會造成閱讀的困難。

(三)繁簡無定 有人說，中國文字演進的途徑，一定是由繁趨簡的。其實從敦煌寫本看來，它是繁簡並進的。敦煌寫本中簡字繁字都同樣的多。先看簡寫的字：佛作仏（伍子胥變文），與作与、烏（季布罵陣傳文），塵作尘，競作竟（張淮深變文），糴作糴（舜子變），糴作崇、掘作掄（韓朋賦），貌作臬（晏子賦），餘作余（太子成道變文），斷作断、頭作頭、圖作圖（長興四年講經文），盡作尽、寶作宝（無常經講經文），舉作鼠、齋作菜（目連緣起）。還有許多合文簡字，如二十作廿、三十作卅（阿彌陀經講經文），菩提作苜（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經文），菩薩作苜（長興四年講經文），可算是簡化到了極點。

再看繁體的字：舍作捨（伍子胥變文），茶作荼（茶酒論），宴作宴（張淮深變文），席作廡（韓朋賦），泥作涅（鸞子賦），宴作宴、索作索（祇園圖記），哀作哀（維摩詰經講經文）、膽作膽（无常經講經文），電作電（孝子傳）營作營（季布詩詠）。由上所舉，可以看出敦煌寫本，簡體字多，繁體字也同樣多。這些都是書寫的人自由使用，既無人提倡，也無人抑制，乃是自然演進的現象。然而都造成了讀卷人的困擾。

以上我們發現寫本文字的紊亂現象，我們一直沒有可供利用的工具書，為我們解決困難問題。一直到我們發現了遼代的龍龕手鑑是根據寫本編纂而成的字書，然後纔尋找到解決寫本文字困難的新途徑。以下我將簡述龍龕手鑑一書的狀況，和它與寫本、刊本的關係。

二、龍龕手鑑遭受文字學家的鄙視

龍龕手鑑的作者是遼代僧人行均，此書前有遼聖宗統和十五年（宋太宗至道三年，西元九九七年）沙門智光序，約略提到行均的身世。序云：「有行均上人，字廣濟，俗姓于氏，派演青齊，雲飛燕晉，善於音韻，閑於字書，親香殿之不精，寓金河而載緝，九仞功績，五變炎涼。」此書編制，和說文、玉篇都不相同。部首簡化為二百四十二部，最後一部為雜部，收無法歸類的雜字。部首依平上去入分為四類，每類一卷，共四卷。金、言、心、山等部在平聲一卷，手、走、水、火等部在上聲二卷，見、面、又、貝等部在去聲三卷，木、竹、日、肉等部在入聲四卷。這部字書受到清代文字學家極低的評價，所以一向不為學術界所重視。錢大昕龍龕手鑑跋云：

六書之學，莫善於說文，始一終亥之部，自字林玉篇以至類篇，莫之改也。自沙門行均龍龕手鑑出，以意分部，依四聲為次，平聲九十七部，上聲六十部，去聲二十六部，入聲五十九部，始金終不，以雜部殿焉。每部又以四聲次之，計二萬六千四百三十餘字。其中文支不分，臼白莫辨，耑崑入於山部，鬪鬥入於門部，糞莽入於米部，瓢鮑入於爪部，以几為部首，而讀武平反；以一為部首，而讀徒侯及；以步為部首，而讀居陵反。滴音商，而又音都澀反，則混商於商；鏹音子泉反，而又音戶圭反，則混鏹於商。辵則多辛複出，弓則弓雜兩收。彘歪甬委，本里俗之妄談；嶽愈圭卡，悉魚豕之訛字，而皆繁徵博引，汙我簡編。指事形聲之法，掃地盡矣！

李慈銘越緞堂讀書記抨擊得更厲害，他說：

此書俗謬怪妄，不可究詰，全不知形聲偏旁之誼。又轉寫訛亂，徒淆心目，轉滋俗惑，直是廢書，不可用也。…其部居誤認偏旁，不必論矣。耳如既有瓦部，而甌甌甌等字皆入凡部，字俱从凡。既有瓜部，而瓠瓠瓠瓠等字皆入爪部，字俱从爪，此類蓋亦不勝究詰。特以其爲宋以前字書，墜文佚義或間有存者，披沙揀金，聊供采獲，故好古者亦頗蓄之，然其誤人實不淺也。

由於文字學家對龍龕手鑑的鄙棄，這部書一直不被人注意，近人羅振玉氏對此書雖稍有褒辭，謂其「多存六朝鄙別字，玉篇廣韻均所未收者甚夥，行均撰集成書，有功於文字甚大。」但仍譏其「譌誤多有，不勝指摘，繙流疏於考覈，不足深責。」他們都沒有注意到行均這部字書的特點，他們不知道行均是根據當時的寫本編成的字書，而他編成的字書正是供給讀寫本時查考之用；以致一千年來湮沒了編書者的用心。使得龍龕手鑑遭受冷落，忽視了它的價值，未能發揮它應有的功能。

三、龍龕手鑑根據寫本編纂的發現

多年來我閱讀敦煌卷子，發現敦煌寫本文字，紊亂到了極點，既無字書可查，又無版本可校。像瓜字和爪字，門字和鬥字，兩字和雨字之類，寫法混淆不分，令人無限困惑。恰好看到文字學家錢大昕諸人攻擊龍龕手鑑的缺點，正和我看到敦煌寫本的情況如出一轍，所以我忽然悟到行均是根據寫本來編纂龍龕手鑑這部字書的。他爲了便利讀寫本的人可以據形檢字，故瓠瓠等字，既收入瓜部，又收入爪部，使讀者立刻可從瓜部或爪部中查獲。我統觀龍龕手鑑全書，現在列舉證據說明它是根據寫本編纂而成的一部字書。

(甲) 分別部居與寫本實際情況相應

試察錢李諸氏攻擊手鑑瓜爪諸部混淆，無一不是寫本的實況。如手鑑

衣部，祐，注云：「胡古反，福也。」

衤部，祐，注云：「胡古反，福也。」

案：此因寫本祐字或從衣作祐，或從衤作祐，故衣、衤二部均收。

又，

方部，旅，注云：「俗，音呂，祭名也。」

衣部，袞，注云：「俗，音呂，祭名也。」

衤部，袞，注云：「音呂，祭山川名也。」

案：此因寫本旅字或從方作旅，或從衣作袞，或從衤作袞，故方、衣、衤三部兼收。

。

又，

月部，牀，注云：「土莊反，牀榻也。」

牛部，牀，注云：「俗，土莊反，牀榻也。」

案：此因寫本偏旁月、牛不分，故牀也寫作牀。月部牆、戕、槍、折、戕、牂諸字偏旁也寫作牛，均同時收入牛部。

又，

人部，傲，注云：「正，五到反。傲慢也，倨也，蕩也，不敬也。」

彳部，傲，注云：「俗，五到反。慢也，倨也。」

案：此因寫本偏旁人、彳不分，故傲也寫作傲。人部低、但、優、俗諸字偏旁也寫作彳，故同時收入彳部。

又，

瓜部，瓠，注云：「正，音胡，瓠臚，瓢也。又音護，瓜瓠也。」

瓜部，瓠，注云：「音胡，瓠臚，瓢也。又音護，匏器也。又音雹，瓜瓠也。」

案：此因寫本偏旁瓜、爪不分，故瓠也寫作瓠。瓜部瓢、瓠、瓠、瓠、瓠、瓠、瓠、瓠、瓠、瓠等字的偏旁也寫作爪，故同時均收入爪部。

這些偏旁混淆的現象，編者還一再說明，如衤部部首衤字注云：「此字與衣、示三部相涉」，明言寫本從衣、從衤、從示三部之字往往不分。又兀部部首注云：「五忽反，高危兒，此部與允部相涉，」故從兀之字尪、尪等，與從兀之字舂、應等同列部中。又如卷一文部部首文字注云：「字與支支部相濫。」支部部首支字注云：「說文云無點。又此部與文支三部俗字相濫，故出之耳。」卷四支部部首支字注云：「此字與支文三字相涉。」明言寫本從支、從文、從支的字往往不分。又卷一瓜部部首瓜字注云：「側絞反，指也。又古文示字。又爪部與瓜部相濫，瓜音古花反。」卷四肉部部首肉字注云：「或俗作宀亦通。隸書變體作月，故與月部相濫耳。」卷二冂部部首冂部注云：「此字與四部相濫，故從俗者也。」因此四部

與冂部均收羈穉罕覈諸字。卷二几部部首几字注云：「居履反，案屬也。又烏光反，曲脛也。此字兩處收之耳。」因此卷二几部收庭字，九部也收庭字，均音烏光反。甚至有同部一字重出而實為不同的字，如

雨部平聲，霰，注云：「正，所江反，兩兒也，今作霰，同也。」

雨部入聲，霰，注云：「正，胡郭反，霰霰，大雨也。」

案：作大雨解的字當從雨；作兩貌解的字當從兩。這是雨、兩二字都寫作雨的明證。

由上舉例證，龍龕手鑑分部收字顯然是根據寫本的實際情況而決定的。

(乙) 龍龕手鑑收錄寫本獨有的文字

許多寫本文字，不見於其他字書，而龍龕手鑑獨有，可證明其來源必是寫本。如卷一生物部有牲字，注云：「音外。」這一牲字，只見於敦煌寫本。又如變文集韓朋賦有拴字，各字書都沒有收錄。賦云：「宋王即遣人拴之，不見貞夫，唯得兩石，一青一白。宋王覩之，青石拴於道東，白石拴於道西。」讀者不識拴字，故不明白賦文的意義。但是龍龕手鑑卷二手部卻收錄了拴、拴二字，注云：「二俗，其月反，正作拴。」證以廣韻，掘字正作其月反，知拴即掘字。認得寫本拴字，纔能了解賦文。

又敦煌寫本有許多俗寫的合文字，最令讀者困擾，如并、并二字，不見於任何字書，但龍龕手鑑卷二草部有并字，注云：「莫朗反，草木冬生不死也。又音菩薩二字。」莫朗反是草莽字，音菩薩則是據寫本文字。又有并字，注云：「音菩提二字。」也是根據寫本文字而作的讀音。又手鑑人部有停字，注云：「此是九子二字，經文云仇子陀也，在廣弘明集第七卷。」案：停當作停，右旁作孕，故注云「此是九子二字，」經文仇子陀，寫本仇子二字合書為停，龍龕手鑑據寫本收停字，刻本訛誤作停。今檢廣弘明集卷七：「章仇子陀者，魏郡人，齊武平中為儒林學士。」正符合手鑑的話。可見行均所依據的即是廣弘明集的寫本。又手鑑卷一文部有嬰字，注云：「誤，經音義云：熱變二字，在四諦經。」此謂嬰為熱變二字合文。又卷一瓜部有瓠字，注云：「作分布二字；」卷二爪部有瓠字，注云：「經音義作分布二字呼。」此謂瓠、瓠都是分布二字的合文。又卷四雜部有壘字，注云：「音乾坤二字，周易卦名二，」此謂壘為乾坤二字的合文。凡此獨有的文字，既不見於刻本及字書，當然是來自寫本。

(丙) 龍龕手鑑爲寫本誤字作音

龍龕手鑑收錄了很多寫本的誤字，這是很特殊的現象，如卷四木部：

罌，注云：「誤，音浮，正作罌，兔罟也。」案：罌乃寫本罌之誤字。

揅，注云：「誤，經音義作掘，渠物反，掘土也，在拔悲經。」

案：此拔悲經文寫本誤掘作揅。

又頁部：

傾，注云：「誤，音傾，側也。在西域記第六卷。」

案：此西域記第六卷寫本誤傾爲傾。（西域記第六卷有「基雖傾陷」。）

頭，注云：「誤，新藏作，字義合作頭，音雨，孔子頭也。」

案：此蓋弘明集第一卷仲尼反頭之頭，新藏寫本誤作頭。

此類寫本誤字，行均並收入龍龕手鑑中，因爲寫本既已通行，雖屬誤字，也應該收錄說明，以便讀者。

(丁) 龍龕手鑑根據俗寫歸部

龍龕手鑑收錄俗寫文字，即依照俗寫的字形來歸部。如卷二犬部：

奕，注云：「呼貫反，文彩明兒也。」

案：奕爲奕之俗寫，奕本從大，當入大部。此據寫本俗字收入犬部。

又如卷四木部：

罌，注云：「誤，音浮，正作罌，兔罟也。」

案：此罌爲寫本罌字之誤，龍龕手鑑即據誤寫歸入木部。

其他如櫛、掖、粒、掇，本櫛、掖、拉、掇的俗寫，手鑑都收入木部，這些都是手鑑根據寫本俗字誤字的字形來歸部的證明。

四、龍龕手鑑根據寫本的背景和原因

遼僧行均編纂龍龕手鑑這部字書，是爲讀佛教經典而作。智光序說得很清楚，他說：

故祇園高士，探學海洪源，準的先儒，導引後進，揮以寶燭，啓以隨函。郭逢但顯於人名，香嚴惟標於寺号，流傳既久，抄寫時訛。寡聞則莫曉是非，博古則徒懷惋歎，不逢敏達，孰爲編修，有行均上人，字廣濟，俗姓于氏，派演青齊，雲飛燕晉，善於

音韻，閑於字書，覩香嚴之不精，寓金河而載緝。九仞功績，五變炎涼，具辯宮商，細分喉齒，計二萬六千四百三十餘字，注一十六萬三千一百七十餘字，并注總有一十八萬九千六百一十餘字。

據序文所稱，知道行均以五年的時間，集經論文字二萬餘，采佛藏舊有音訓，加注十六萬餘字。今注中所引隨函、西川隨函、江西隨函、基法師、應法師、琳法師、郭遂、郭氏、經音義、音義、香嚴、香嚴音等。據錢大昕諸人考索，應法師當即玄應，琳法師當即慧琳，基法師當即窺基。又宋高僧傳卷廿五：「釋行瑫，姓陳氏，涿州長城人也。…唐天祐二年（西元九〇五），依光遠師求于剗染。…慨其郭遂音義疏略，慧琳音義不傳，遂述大藏經音疏五百許卷，今行於江浙左右僧坊。」由此可知龍龕手鑑所引諸家音義，都是宋以前的本寫。

至於龍龕手鑑根據寫本來編纂的原因，大概當時還是通行寫本的背景環境。尤其是佛藏雕版頗遲，據葉恭綽歷代藏經考略，佛藏雕版，以北宋開寶藏為最先。它是自宋太祖開寶四年（西元九七一）開刊，至太宗太平興國八年（西元九八三）粗成。直到真宗咸平元年（西元九九八）還在繼續刊刻。據智光統和十五年序：「草創功績，五變炎涼。」則手鑑當草創於統和十年（宋太宗淳化三年，西元九九二），距開寶藏開刊不過二十載。而契丹藏敕令雕造，則遲在遼興宗之後（西元一〇三一——）。契丹隔絕大邦，書禁又嚴，開寶藏縱使刊刻完成，恐怕也不易大行遼境。行均編纂字書，取材寫本，自然是時勢所造成。今手鑑中屢引新藏、舊藏，似與宋以後刊本藏經無涉。現存藏經目錄，自梁僧祐出三藏記集，隋法藏眾經目錄、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以下，有唐沙門道宣大唐內典錄、智昇開元釋教錄等，而開元釋教錄尤為世所推重，呂澂佛教研究法嘗論之曰：「但為諸錄中之白眉者，唯開元釋教錄，此係開元十八年智昇所撰，為以前各錄之歸著點，復為以後各錄之出發點。」是寫本佛藏有分新舊的可能。龍龕手鑑所引，如卷三欠部，歌、歌，注云：「上出新藏，下出舊藏，皆誤，正作歌。」明白指出此歌字，新藏誤書作歌，舊藏誤書作歌，所據當是寫本。又卷四頁部，頤，注云：「誤，新藏作，字義合作頤，音羽，孔子頭也。在梁弘明集第一卷。」此明言弘明集「仲尼反頤」之頤，新藏誤書作頤，可見手鑑所據新藏、舊藏，顯然是寫本而非刻本，這也是根據寫本編纂字書特有的現象。

五、龍龕手鑑根據寫本的價值和影響

我們發現了龍龕手鑑是根據寫本編成的字書，所以我們讀幾萬卷的敦煌寫本時，遇到文字文義發生問題，便可以憑藉龍龕手鑑來解決，試舉任二北敦煌曲校錄中一首曲子詞作例，現在先抄錄如下：

五里竿頭風欲平，長（張）帆（帆）舉棹覺船行，柔虜（鱗）不施停卻棹，是船行。
滿眼風波多陝洑，看山恰似走來迎。子細看山〔山〕不動，是船行。

一浪濤沙

這是一首天真質樸的曲子詞，巴黎伯三一二八號和倫敦斯二六〇七號兩個卷子都抄錄了它。王重民的敦煌曲子詞集、任二北的敦煌曲校錄、饒宗頤的敦煌曲都從這兩個卷子轉載在他們的書裏。他們三位先生抄錄下來的詞句，除任二北教授改訂數字外，幾乎是全部相同。原卷帆字是帆字的俗寫，敦煌寫本中從巾的字往往寫成豎心旁。長和虜是張和鱗的省寫。「子細看山山不動」，原卷因紙損泐，缺一「山」字；他們替它加上。任二北改調名為浣溪沙，改竿字作灘，改覺船行作覺船輕。他的校錄說：「調名原作浪濤沙，灘原作竿，張帆原作長風（規案：原卷是帆，任氏誤認帆作風）。以張帆接上句風欲平，固欠佳，以長風接風欲平更矛盾！覺船輕原作覺船行，行韻在全首內，已叶兩次，此處再叶，乃三複矣。陝洑，伯卷作殃鈞（規案：伯卷作洑，不作鈞，任氏誤認。）王集作閃灼，非。劉書季布歌：『夢見楚家猶戰酌，』謂楚雖滅，猶有餘威，夢中亦令人戰栗，陝洑乃戰栗之意。」規案：第一句五里竿頭風欲平，文義不通，任二北沒有看到原卷，所以將竿字改作灘，但是改作灘後，仍然和第二句文義不能貫串。其實倫敦斯二六〇七號作「五兩竿頭風欲平」，根據龍龕手鑑，兩、兩同字，「五兩竿頭風欲平」即是五兩竿頭風欲平。文選郭璞江賦：「覘五兩之動靜，」李善注云：「兵書曰：『凡候風法，以雞羽重八兩，建五丈旗，取羽繫其巔，立軍營中。』許慎淮南子注曰：『紘，候風也，楚人謂之五兩。』」原來古人測候風力的儀器叫做五兩，而五兩是繫在旗竿之巔的，所以這句詞應作「五兩竿頭風欲平」，伯三一二八號卷子兩字誤作里，王重民、饒宗頤皆忽略了這個「五兩」的「兩」字。任二北沒有看到原卷，只好根據王氏的錯本來加以改訂；但他萬想不到五里是五兩的誤字。因為一個兩字的誤認，全篇都發生障礙。現在把它校正後，這兩句詞的文義纔能明白，全篇也就豁然貫通了。這首詞是說，從測風器顯示風力很平均，因此不須搖鱗舉棹，船自然而然的前進。由於御風而行，沒有覺得船動，彷彿山勢跑來迎接似的。等到記起山是靜止的，仔細觀看，原來山並未移動，而是船

在進行。這種普通兒童和成人共有的感覺，用天真質樸的語句，描寫出揚帆疾駛的快感；用韻不避重複，富有民歌的情調，更是這首詞的特色。龍龜手鑑替我們留下兩、兩同字的紀錄，解決了這首詞的主要障礙，使得全篇的意義晦而復明，恢復了優美文學的本來光采。龍龜手鑑的價值，也就不言而喻了！

以上舉了一個敦煌寫本作例，下面再舉日本古寫本唐張楚金撰的翰苑作一例證。據內藤湖南博士翰苑一書的解說云：

舊鈔本翰苑殘帙，失卷次，卷尾有後敘，以新唐書及日本見在書目所錄卷數推之，當爲卷第卅。筑前男爵西高辻君信稚所藏，或審定以爲嘗爲長卿書。顧其書法古勁，紙墨芬郁，不下貞觀元慶（規案：西元八五九—八八四），豈嘗氏襲藏古本，傳于西高辻氏者，僅得以保殘守缺歟？…書經傳寫，譌奪滿紙，往往至不可句，然已爲天壤間孤本。

這一殘卷，和敦煌寫本類似。雨、兩不分，所以「兩道襲之」的「兩」作「雨」；日、目偏旁不分，所以「涇陽盡晦」的「晦」作「晦」；弋、戈偏旁不分，所以「騎入代」的「代」作「伐」；竹、艸偏旁不分，所以「事藉劉敬之謀」的「藉」作「籍」；宀、穴偏旁不分，所以「哀牢創基」的「牢」作「牢」；木、才偏旁不分，所以「趙他構其遙緒」的「構」作「構」。像這一類的寫法，普見於日本古抄本中，也都要從龍龜手鑑索取證明。

韓國寫本也有同樣的情況，試舉嶺南大學民族文化研究所影印出版的金剛經三家解爲例。金剛經三家解是十五世紀李朝時的印本，其中許多文字的寫法，都有古寫本遺留下來的痕跡。如

搵（一10A） 摠（一19B） 惣（二30B） 収（一14B） 覓（一19B、二10A）
） 𦏧（一19A） 摸擦（一19B、二39B、三52A） 𦏧（二1A） 𦏧（二3A B
、二54B） 𦏧（二6B） 邊（二10B） 搵（二31B、三36B、四29A、55B）
𦏧（二33B） 𦏧（二36A） 依𦏧（二40A、50B） 𦏧（三15A、四2A） 𦏧
（三23B） 𦏧（三28A） 𦏧（三45B） 處（三50B） 𦏧（四3B） 𦏧（四9
B） 切（四9B） 斷（五1B） 𦏧（五49B） 𦏧（五43B）

這類寫法都和敦煌寫本相同，甚至偏旁書寫的慣例也相合。如栖泊的栖作𦏧，偏旁也是木、才無定；節節的節作𦏧，偏旁也是竹、艸無定；依稀作依𦏧，摸索作摸擦，也和敦煌寫本嬰

孩寫作嬰孩，外甥寫作甥甥，是同樣的類化連詞偏旁的慣例，這些都是讀寫本遭遇的困難。像栖泊的栖，我們查集韻：一讀遷，是遷的古字；一讀移，與迢同。其他字書根據集韻，也只收這兩個音。惟有龍龕手鑑手部有栖字，注云：「音西；」又有棲字，注云：「俗，音西。正作棲，鳥棲。」木部有「栖，俗；棲，正，音西，息也。又鳥棲木棲也。」可見棲、棲同字；栖即是栖，棲即是棲。這個問題，儘管有人猜測，但必須等待龍龕手鑑的真相大白後，纔能獲得徹底的解決。

龍龕手鑑不但可以解決寫本的困惑，即後世刻本有許多地方受了寫本的影響，也還須仰仗龍龕手鑑來解決。例如陸德明經典釋文一書，乃研究中國經典之要籍，其間音義注釋皆為經學重要資料，這是眾所皆知的事實。但是極普通常用的「日」、「曰」兩個字，卻有極不尋常的注音現象。全書日字數十條，分見周易、尚書、詩經、禮記、左傳、公羊、穀梁、孝經、爾雅、莊子，有人實、而乙、而一、人逸諸音；曰字數十條，分見周易、尚書、詩經、禮記、左傳、孝經、論語、老子、莊子，有音越、于月二音；又書呂刑「日勤」，注：「人實反，一音曰，」日字兼讀日、曰二音；書洛誥「曰記」，注：「音越，一音人實反」，詩小雅采芣「曰戒」，注：「音越，又人粟反」，左傳僖公三十一年「卜曰三百年」，注：「曰音越，或人實反，非也」，諸條曰字兼讀日、曰二音。這個現象，在後代刻本看來，極為可怪。因為後代日、曰二字的形體分別甚明，沒有一注再注的必要。這是由於寫本日、曰形體不分，遇到文義有可疑處，必須作音區別，以免混淆。要找到明確答案，只有從龍龕手鑑中尋覓。我們看龍龕手鑑入聲曰部，收錄噉、听等從日的字，也收錄了吹、晉等從曰的字。因為寫本日、曰二字形體沒有分別，所以龍龕手鑑曰部兼收從日、從曰的字。經典釋文刻本承襲了寫本的遺跡，所以纔發生異乎尋常的現象。如果沒有龍龕手鑑，這個疑團，是永遠沒法解開的。

我們再看佛藏的刻本，也有頗多寫本遺留下來的痕跡。如佛教大藏經論部五大智度論，泥字作泥，扳字作板，滴字作滯，都可以一一和古寫本印證。甚至有些承襲寫本的文字，還必須靠龍龕手鑑纔能確定。例如大智度論卷二十二：「譬如以蚊嘴，猶可測海底；一切天與人，無能量僧者。」嘴字不見字書，但龍龕手鑑上聲口部有「噉、噉、噉、噉、噉」諸字，注云：「六俗，即委反，正作齧、齧二字，鳥喙也。」又此部有「齧、齧、齧」三字，注云：「即委反，鳥喙也。」可見「蚊嘴」即是蚊齧、蚊嘴。如果沒有龍龕手鑑收錄寫本文

字，我們就沒法認識這些文字。這樣的現象，一部大藏經，不勝枚舉。由此看來，我們研究古寫本，包括敦煌寫本，以及韓國、日本的古寫本，甚至後世的刻本，都不可漠視龍龕手鑑這部書。研究版本學的人，對龍龕手鑑這部字書，應該有重作評鑑的必要了！

本所已出版之敦煌學叢書

1. 敦煌俗字譜..... 潘重規主編
2. 敦煌俗字索引..... 金榮華主編
3. 龍龕手鑑新編..... 潘重規主編
4. 敦煌賦研究..... 陳世福撰
5. 敦煌兒童文學研究..... 雷僑雲撰
6. 變文因緣類研究..... 宋新民撰
7. 二十四孝研究..... 許瑞容撰
8. 敦煌孝道文學研究..... 鄭阿財撰
9. 敦煌變文論集..... 潘重規主編
10. 敦煌詞話..... 潘重規撰
11. 敦煌雲謠集新書..... 潘重規撰

敦煌學 第六輯

編輯者：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所 敦煌學會

出版者：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所 敦煌學會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六月出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